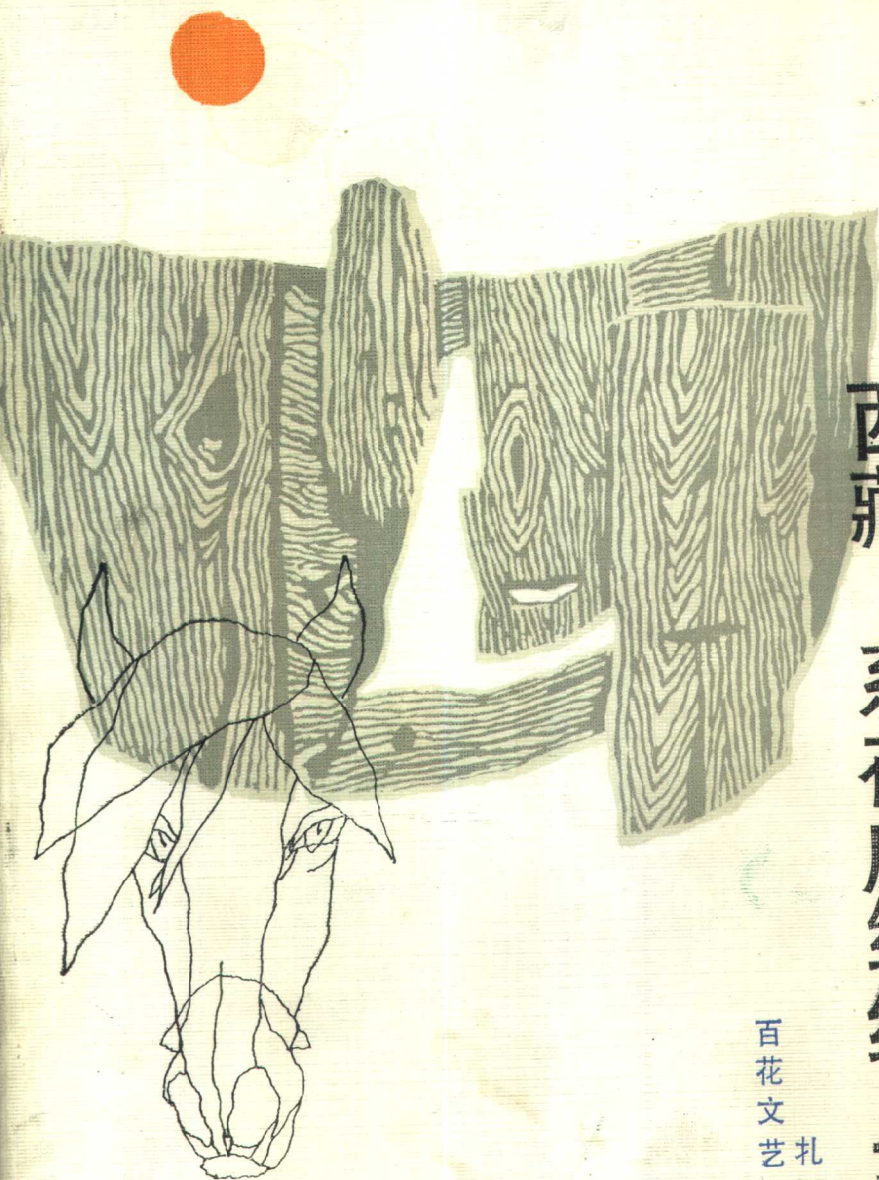


# 西藏， 系在皮绳结上的魂

扎西达娃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西藏，  
系在皮绳结上的魂

李  
铁  
映  
同  
志

敬  
正

李  
铁  
映  
同  
志

李  
铁  
映  
同  
志

一九八九年八月 拉萨

## 西藏，系在皮绳结上的魂

扎西达娃 著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11 1/2 插页3 字数256,000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80

---

书号：10151·972

定价：2.30元

## 目 录

朝佛.....	1
沉寂的正午.....	13
归途小夜曲.....	20
导演与色珍.....	30
闲人.....	37
江那边.....	45
白杨林·花环·梦.....	56
没有星光的夜.....	68
流.....	79
星期天.....	100
在河滩.....	109
夏天的蓝色棒球帽.....	119
谜样的黄昏.....	125
阳光下.....	139
宠儿.....	148
在甜茶馆里.....	161
西藏，系在皮绳结上的魂.....	174
自由人契米.....	199

西藏，隐秘岁月 .....	208
巴桑和她的弟妹们 .....	256
冥 .....	352

## 朝 佛

珠玛手里紧捏着一串绛红色檀香木佛珠。这佛珠原有一百零八颗，当年她奶奶在拉萨大昭寺唐碑下磕长头时，把佛珠摆在地上，一个骑着快马的贵族老爷从前面跑过，马蹄踏碎了几颗珠子，如今只剩下九十二颗了。她奶奶最后一个长头磕下去后，再也没起身。这串珠子被藏在箱子里多少年后，今天又被珠玛带到了拉萨。

淡墨色的唐碑巍然屹立。碑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大小凹坑。这些凹坑是千百年来朝佛的人们用沾着酥油的手指按出来的。珠玛站在唐碑前睁着迷惘的大眼四处张望，只见一群如痴似狂的善男信女争相涌进大昭寺的门。他们手捧或怀揣着献给菩萨的钱、酥油和珍宝，把门前黄色铁栅栏挤得歪歪斜斜。忙碌的藏汉职工或干部，使劲按响自行车铃，从人群中费事地躲闪穿行。高大的外国游客挎着照相机，好奇地四处观赏。一辆淡蓝色的日本进口大柴油车被围在人流中，焦急地长鸣着清脆的喇叭，年轻的藏族司机探出头骂骂咧咧，周围乱哄哄响成一片。

她身边有不少穿着新袍子的男人和戴着松耳石头饰的妇女。有几个衣衫褴褛的人，大概也象她一样没有钱，只得在唐碑下面向大昭寺此起彼伏地磕着长头。按照朝佛的规矩，实在

没有钱的人，也得在佛灯上添点酥油。可是珠玛能有什么呢？脱下单薄的衣裳只有空空的肚皮。那么，就在这里向菩萨多磕几个长头吧。她伏下身子，磕起了到拉萨的第一个长头。她那发育成熟的处女的丰满胸脯，贴伏在被烈日烤得发烫的满是灰土的柏油路面时，感到一种灼热和挤胀的难受。

珠玛的家乡在遥远而偏僻的山沟沟里。小时候常听老人说，拉萨的菩萨了不起的神圣、庄严，能去朝佛的人会得到极大福祉。不过，那时乡下去朝佛的人不多，人们刚刚从漫长的黑夜里走出来，分到了牲畜、草场和土地，搞起了互助组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。菩萨固然灵验，但哪能比得上毛主席呢！那时，每一家帐篷里差不多都供着一张毛主席的像，在像的前面恭恭敬敬地献着雪白的哈达。那时日子过得象达玛花一样红火。老年人都说，这是大福星毛主席保佑的呀。在那些好年月里，谁还有闲功夫去朝佛呢！可是，等珠玛长到小奶牛那么高的时候，忽然有一天，不许信菩萨了。乡里的干部不知为什么常犯错误，被戴上酥油桶一样高的纸帽子挨批挨斗。而牛毛帐篷里的生活，开始一天不如一天。她在牛羊群中悄悄地长大。又有一天，干部们流着泪说，毛主席逝世了，她和村子里的人们哭得天昏地黑。毛主席没有了，他们觉得失去了依靠，就象鸟儿失去了大树。谁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传来拉萨已开始转经的消息。难道这是释迦牟尼佛重新显灵了？在一个月儿不明、鸟儿不叫的拂晓，珠玛跟着村子里的几个同伴，爬上了一辆开往拉萨的汽车。

在一片荒凉的山野里，汽车突然抛了锚。大伙儿下车想烧点茶喝，勤快的珠玛跑到山上去打荆棘，她缺乏搭车的经验，又想多砍点柴，不知不觉跑得太远了，司机鸣喇叭叫人她没听

见，等她背着一大捆柴回来时，天呐！她的魂都飞了，汽车已经开走了，只留下一缕尘烟。她提着裙子发疯似地追赶着、哭喊着，终于被滚滚黄烟般的尘土裹在荒野中。幸好，后面又来了一辆汽车，好心的司机把她带到了拉萨。

珠玛记不清自己到底磕了几个长头，八个还是九个？“啧啧，我怎么就记不住呢？”空空的肚子发出了咕叫，她饿得没了力气，瘫坐在人行道的石阶上。她身边盘腿坐着一个衰迈干瘦的老头。老头身上的镶着灯芯绒面子的羊皮袍还挺新，可是沾满了灰尘。看得出是打远处来的。老人半睁着一双呆滞无神的灰眼，敞着怀，胸前松弛的皮肉垂下条条皱纹，干瘪的胸脯深凹进去。老人腿上放着一小碗糌粑，他颤颤巍巍地想把一小银匙糌粑送进嘴里，手哆嗦着竟洒在胸前。好心的珠玛凑过去接过碗，小心地喂着他，使劲咽下不停地涌上来的唾液。老人看了看珠玛，挡住了小匙，吃力地说：“姑娘，你饿了，吃吧。唐古<sup>①</sup>里还有。”

珠玛不安地望着木碗，老头又对她慢慢抬起头来说：“吃吧。”她低下头不作声，一小碗糌粑眨眼之间就被她舔得干干净净。

忽然，老人猛烈地喘息，咳嗽起来，珠玛轻轻捶着老人的背，耽心地说：“爷爷，你病重了？听说拉萨有大医院呢，我们问问路，送你去看病吧。”

老人摇摇头，嘶哑地说：“我不会死，我也不怕死。我上千里路都走过来了。如今到了觉仁波脚下，也算是有福了。我怕什么病呢。”“那你就歇一会儿吧，别磕了。”“不，姑娘，要磕，要磕呵。只有磕得心诚，菩萨才会保佑我们。不图

<sup>①</sup> 揉糌粑的小口袋，用羊肚做成。



今世修来世啊。”他拿过珠玛手中的檀香木佛珠，摆在地上教她：“磕吧！磕一个长头，拨一颗珠子，拨完十遍，就过了一天。一天，两天……就会积下无量功德，来世就会十分幸福。”

“来世？可我才十八岁呵。”珠玛很想问问，这朝佛磕头究竟能不能求得今生的幸福？可是老人已经嘴里念念有词，嘟囔着她听不懂的经文，颤颤巍巍地又磕起了长头。她自己可只会念“唵嘛呢叭咪吽”这六字箴言。“唉，磕吧。”

她昏昏沉沉地磕了一个又一个，珠子拨了一颗又一颗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她手上有热乎乎的粘湿的感觉。一看，“哎！”她倒吸一口冷气，自己的手都磨出血了。再扭头一看，吓得她下颏直打颤，老人歪着脸倒在地上，全身蜷成一团，嘴角流出一股暗红色的血。灰蒙蒙的呆滞的眼半张着，嘴巴却异样地流露出一种宽慰的笑容，仿佛他已经看到了来世的天堂。人们围上前，大多是过路的拉萨人，惊慌地七嘴八舌：

“快往医院送呀！”

“啧啧，怕是不行了，可怜哪。”

“路都走不动，还没完没了地磕。真蠢啊，唉！”

正好开过一辆北京牌越野车，从车上跳下一个司机打扮的漂亮的拉萨姑娘，她摘下宽边墨镜，蹙起了眉头，分开人群，蹲下来仔细看看老人，果断地说：“抬他上车。”人们一起帮忙，把老人抬上了越野车。

珠玛傻呆呆地望着地上那沾着血的佛珠，一时间还没清醒过来。一个穿黄色短袖褂的外国人，毛茸茸的手举起照相机就要拍照。这一瞬间，开车的拉萨姑娘不知从哪儿闪出来，双手叉腰，挡住镜头。只听一声“咔嚓”，外国人尴尬地摇摇

头，耸耸肩悻悻而去。

拉萨姑娘盯着外国人的背影，愤愤地哼了一声，从地上拾起佛珠，送到珠玛跟前：“是你的吗？”

珠玛点头接过，害怕地问道：“姐姐，他死了？”

“不知道，先送医院。是你爷爷？”

珠玛摇摇头：“我不认识他。”

拉萨姑娘看着珠玛，张了张嘴，没说出什么，扭头走了。

越野车一调头开走，人们也都散开，不一会又恢复了正常，仿佛这里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。珠玛把手上和佛珠上的血往满是灰土的黑裙袍上蹭干净，把珠子揣进怀里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摇摇晃晃离开了大昭寺门口。

黄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夜晚，大昭寺周围变得更加噪杂和喧嚣。摇着经轮，手捏佛珠的人群，淹没了狭窄的八角街。燃烧的松柏枝、蒿草、酥油和藏香，混合成一片青蓝色的神秘朦胧的烟雾，笼罩在人流的上空。跳跃的火舌照亮了拉萨老人满面皱纹的脸，康巴小伙发达结实的胸脯，牧区少女美丽的眼睛……

珠玛被卷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，脚步象头脑一样是虚的，肚子象心灵一样是空的。她盼望着在人群中能找到自己村子里的熟人。黑压压的人群把她弄得头昏脑胀。

渐渐，夜深了，人们开始各自回家。拉萨除了维修翻新过的八角街之外，还有更加宽广整齐的新兴市区。拉萨人都有亮着电灯睡觉的地方。可是珠玛在这儿无亲无故，只能盲目地徘徊在街道上。这时，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小伙子，从黑暗中东倒西歪地向她迎面走来，围着她发出一阵猥笑。她畏畏缩缩地退到墙根，用长袖挡住脸连声说：“觉拉，咕叽<sup>①</sup>”。一个瘦条条

<sup>①</sup> 觉拉，藏语“哥哥”，咕叽，藏语求饶的意思。

的小伙子嬉笑着扯住她胸前的衬衣。她激怒了，少女自卫的本能和乡下姑娘的倔强，使她一只手拦挡，另一手悄悄拔出了腰里的小藏刀。幸好路过一群刚上夜校回来的青年工人，藏族汉族都有，他们一涌而上，怒斥了这两个流氓。正相持着，两道刺目的光亮射了过来，驰来一辆北京牌越野车。车在珠玛身旁“吱”地急刹住，从车里跳下一个人，嘴，正是白天开车的那位拉萨姑娘。她看看珠玛手中的小藏刀，又望着撞撞跌跌逃去的小青年，哼了一声，向赶来解救的青年工人中的熟人点点头，对珠玛说：“又碰到你了，在哪儿住呀？”

珠玛摇摇头。

姑娘皱了下眉头，又开朗地说：“来，上车吧。”

珠玛收起刀，顺从地钻进小车里。那群青年工人也散去了。

拉萨姑娘开着车，回过头说：“你在拉萨就没有一个亲戚？”

“没有。姐姐，就我一个人呀，我头一次来拉萨。”

姑娘想了想：“到我家去住吧！”

越野车钻进了车库。两人下了车，一声不响地走着。珠玛忽然想起了老人，悄声问道：“姐姐，爷爷死了吗？”

“死了。”

“那他找到了幸福没有呢？”

“人死了，还有什么幸福可说呢？一位好好的老人，听人说，他家里的日子过得还不错，偏偏不听儿子媳妇的劝告，大老远跑来拉萨磕长头；天又热，又吃不好、睡不好，活活磕死在这里，唉，真不值得啊！”

珠玛听了一声不响。月光不时地从云缝间闪照到她的脸

上。她那大大的眼睛里，噙着泪花，流露着迷惘。

珠玛跟着那位姑娘来到一幢建成不久的雪白的高楼下，一排排宽大的窗口灯火明亮，从楼上传来了音乐和笑语声，还有人在不知疲倦地歌唱。

进了姑娘的家，珠玛拘束不安地蜷坐在门边角落的地下。

“坐过来，有卡垫为什么要坐在地下？”姑娘招呼。

珠玛红着脸挪起身，走到了卡垫跟前，卡垫上绣着漂亮的图案。她小心翼翼地掀开卡垫的一个角，坐在边沿，生怕自己满是灰土的衣裙弄脏了卡垫。

“这里就我一个人。我还没有吃晚饭，你也没有吧？”姑娘说着打开五斗柜上的收音机，屋里顿时飘荡开优美的藏东北山区的民歌旋律。这是家乡的歌呵。珠玛不由得一下子想起家乡来了。

姑娘端来了晚饭，招呼她一起吃。珠玛很拘束，但姑娘很热情，她一边给珠玛夹菜添饭，一边详尽地向珠玛打听她家乡的种种情况。珠玛很奇怪：一个城里开车的姑娘，怎么对地里的庄稼，干部的作风，农村的政策，自留畜的多少都那么感兴趣呢？她对乡下的事儿怎么又会懂得那么多的呢？吃过饭，姑娘不让珠玛动手，自己把碗筷端进厨房洗去了。珠玛好奇地打量四周。屋里的摆设并不华贵，但很朴素整洁。靠墙站着高大的书架，架上放满了书。更引人注目的是，墙上贴着一张张先进工作者的奖状。珠玛小时候曾看到阿爸也得到过这样的奖状，所以她认得。

珠玛转过身，发现背后的雪白的墙上挂着一张鲜艳的年历：一个仿佛会轻盈飘起的少女穿一身体操服，窈窕的身体显示出美妙的曲线。在她手指的方向，印着“2000”。这个

“2000”和下面的“1980”，倒是听公社的干部常说，可究竟是什么意思，珠玛并不很清楚，人在肚子饥饿的时候，是很难关心身外的太复杂的事情的。

姑娘收拾完进来，见珠玛还盯住那画，便问道：“你家里有这些画吗？”

“没，没有。这该多漂亮，乡下哪里会有呢？”

姑娘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珠玛。姐姐你呢？”

“德吉。”

珠玛从怀里掏出那串檀香木佛珠，说：“姐姐德吉，多谢你的招待。我身上什么也没有，这串珠子送给你吧。”

“啊，不，不要，我要它干什么呢？”德吉笑着摆手说。

“转经呀。姐姐你住在拉萨，转经多容易啊！”

“我们不相信那个。”德吉说着，从五斗柜抽屉里找出一串跟她那一串差不多的珠子，“你瞧，珠子我也有。我的爷爷，奶奶，还有我们家更早的祖先，祖祖辈辈，都相信菩萨，也用这样的珠子转经，可是他们都没找到幸福。我阿妈扔掉这珠子再也不转经了，她到内地去上了学，现在成了干部，工作很忙，可很幸福。我也不信菩萨，我有空要学习。我们有一些朋友，经常在一起读书，一起谈工作上的事情，争论我们西藏的一些事情。这样，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充实，也很幸福。”

珠玛愕然地望着她，不明白读书怎么就能读出幸福来。

“珠玛，你识字吗？”德吉忽然问道。

珠玛抬起头来说：“学过两年，都忘了。我又不是乡干部，要文化干什么呢？”

德吉对她凝视了半天，摇着头，叹了口气轻声说：“识点

字吧，你应该识字了。你要懂很多东西才行。转经磕头是什么福也得不到的呀。”

“我们家乡很穷。”珠玛低头卷弄着裙角说，“糌粑太少，面粉也不够吃，做饼子没烧的，……乡干部总是说：打倒了三大领主，翻身农奴过上了好日子。不错，乡亲们都说，民主改革以后那几年，日子过得象糌粑拌蜜糖，又香又甜。这些年来，有的地方日子过得更好了，有的地方日子还不错，可是我们那个村子怎么慢慢不那么好了呢？”

德吉说：“这是个重要问题呵。为什么呢？根子究竟在什么地方呢？我和我的朋友们也常常为这个问题所苦恼，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。珠玛，如果你有了文化，会读书看报，心里就会象打开天窗一样明亮，就会去想好多好多问题。村子里暂时还比较贫困的根子在哪里，你就会较快地找到，而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来拉萨朝佛。珠玛，象你们村子那样穷困的现状，哪能永久不变呢，不会的！因为你的乡亲们不会答应，我们西藏的老百姓不会答应，党中央更不会答应！有些事，明天我们再谈，现在先睡觉，今晚你就跟我睡在一块。”说着进了隔壁另一间房子。

珠玛悄悄跟进去，见德吉背向着她正弯腰往宽大的红色卡垫上铺一条洁白的羊毛藏被。她低头看着自己肮脏不堪的裙袍，感激得双手合掌，嘴里喃喃着，悄悄退了出去，闭上门离开了德吉的家。

夜，朦朦胧胧。半个月亮从东边爬起，洒下蓝色的青光。老人那歪着的象笑又象哭的脸和德吉那黑亮黑亮的期待的眼睛，在她面前交替显现。“老人求了一辈子佛，难道那样凄惨地死去就算得到了幸福？”她在想，“为什么不信佛的德吉却

象她的名字一样幸福呢？”

一会儿，珠玛开始想念家乡了：

黄昏来临，夕阳沉落，河面的轻雾从矮树林后面飘来；金黄的月亮从群星之中升了起来。

一堆篝火熊熊地燃烧在河边。村子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手拉手地围着篝火跳起“锅庄”<sup>①</sup>。歌声飘过晶莹的蓝色雪峰，红色的长袖象柳枝飘拂，地上的花和草，树林和花朵都在跳动，月光在草地上留下环舞的圈影……

可是，这已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。那时她还是个娃娃。每逢这时候，她总是咬着手指头坐在河边的青草地上，用羡慕的眼光看着篝火周围跳舞的人们。

珠玛长大了，当她的歌喉象夜莺一样动听，舞姿象小鹿一般健美时，村子里的青年们却难得再跳一次舞。人们总是为能吃得饱一点而奔波不息。几年前，春雷一样的消息传到山凹凹里：中央抓出了四个妖魔，一切灾难的根子找到了。那一回，村子里男女老少，跳了整整一夜的“锅庄”。但不知是什么原因，热闹了一阵子后，村子里又象湖水一样平静下来。后来听上面的人说，四个妖魔的手没能伸到西藏，我们这里一直都是“形势大好”。那以后，村子里除了墙上添了几张红红绿绿的标语之外，一切还是老样子。倒是江那边，另一个省的藏区，一天一天在变，人家的日子又慢慢红火起来了。村子里的人只要凑到一起就吸着鼻烟议论：同一个天，同一个地，同一个太阳照，为啥江那边的藏区跟我们就硬是不一样？……于是，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村子里就有一些人背着空空的糌粑口袋，走向有渡口的地方，乘牛皮船过了金沙江。而另外的

<sup>①</sup> 西藏东部及邻近的四川、云南藏区的一种集体舞，“锅庄”意为圆圈。

人，则跑往拉萨，希望从菩萨身上寻得一张通往幸福的门票。

第二天中午，五月的酷日象火盆一样罩在拉萨上空。珠玛又来到唐碑下。没有变，一切还象昨天一样，只是因为今天是星期天，显得人更多，也更热闹了。珠玛坐在昨天老人倒下的地方，地上还隐约可以看到未抹去的血迹。在拉萨度过的一天，触动了她一向迷惘朦胧的心灵。此刻她对幸福的欲望比那位死去的老人更强烈。老人可以用来世的幻影安慰自己，可是她才十八岁呵，她渴望着今生的切切实实的幸福，渴望着一种她捉摸不清而又十分向往的新的生活。她把檀香木佛珠捏在手中看了半天，仿佛又看到老人半睁的眼睛和怪异的笑容。她忽然明白，那其实是一种幻灭而又麻木的神情。

“唉，带着它有什么用呢？”她终于把凝着血迹缺了几颗的佛珠——那是不知有几辈人用过的佛珠，扔在了唐碑后面，起身想走开。这时她看见一只手伸过去把它拾了起来，姐姐德吉象一朵美丽的鲜花盛开在人群中，把佛珠递给珠玛，深沉而关切地说：“不要扔掉，珠玛，留着它吧，留作纪念。也许有一天它将代表着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。”珠玛红着脸，收下了珠子，对德吉求助地说：“阿姐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德吉久久地凝视着她：“珠玛，回家乡吧。家乡很有希望。你以后就会看到的。我明天下乡出差，就坐我的车回家吧。”

珠玛在车上望着德吉熟练操纵着车子的矫健背影，望着绿树成荫的街道和匆匆来去的行人，又看了看手中的檀香木佛珠。心想：“也许，德吉的话是对的……”

不久，一个布谷鸟鸣叫的早晨，珠玛在家乡的山沟沟里，听到了一个使人们欢腾起舞的消息：北京的中央领导到西藏来



了。乡亲们围着会说话的电匣子，一遍又一遍地听着。珠玛也看到有些老年人捋着胡须，点点头又摇摇头说：“天上的雷声再响，要下了雨才算数。”不久，村子里的墙壁上，又贴上了被称为“布告”的大纸，那上面盖着圆圆的鲜红鲜红的大印。呵啧啧，这是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对全西藏的老百姓说话呢，那是一条一条的“政策”呀。珠玛又看到，那些点头又摇头的老人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布谷鸟叫得那么欢乐，它在报告红艳艳的好光景就要来啦。